



勘亂錄貞

リ 6
4067
4 1F

貞



門戶印
4067
卷4-4

勤亂錄卷之五

巳酉

上引見同知申吉萬於帳殿吉萬告麟佐捕捉
 時事狀甚悉 命賜上弦弓○封奮武一等
 功臣吳命恒為海恩府院君仍拜右贊成二
 等功臣朴纘新為咸恩君超資憲後改咸寧朴文
 秀超嘉義後為靈城君李森為咸恩君趙文
 命為豐陵君並超資憲朴弼健超嘉善後為
 錦陵君金重萬為彥城君李萬彬為韓原君
 並超資憲重萬後還嘉善三等功臣李遂良為完



春君超嘉義李益秘超嘉善後為全陽君李
普赫超通政後又加嘉善仁平君趙顯命後
為豐原君金浹花川君朴東亨忠原君權喜
學花原君並超嘉善○擢副校理吳光運為
同副承旨○諭北路安撫使尹憲柱姑勿上
來仍留慶興以前府使黃溥方在北路面名
出逆招也○諭慶尚監司朴文秀書曰頃者
逆賊熊輔之姨從曹世樞就捕同叅情節一
一承教而其中有曰三月十三日麟佐往河
回進士柳夢瑞家仍送夢瑞于權德秀金敏

行家議事矣夜深後夢瑞還來而能佐獨為
出見其間事情未能詳知云云柳夢瑞權德
秀金敏行所當依法拿致窮覈其情罪處之
而其前逆賊希亮姪宜璉招辭以為三月旬
後能佐來醴泉發大憤歸去曰因安東漢吾
事不成初欲斬李廷燭統一安東而安東人
大叱曰何為此言耶能佐以此發憤而去云
云即此觀之安東之人能曉解逆順叱退賊
豎使之發憤而去者誠可嘉歎今此德秀輩
被援未知因何曲折而其出於白地被誣亦

不無此理設令初雖誑誤於彼輩之誑惑旋為懲悟終不聽從則便是灑脫自新不負名鄉忠孝之俗茲用一併掃滌不復窮究渠輩必不能知予此意卿其招來詳言其被援蒙放之首末使得曉然知之安心居住益勉忠義仍俾安東士民知予深嘉善俗之意時安東人連出逆招

上一切置之領議政李光佐大司諫宋寅明言安東人若勿問而已則彼豈知朝家德意必疑懼益甚非計之得朝家既不欲拿鞫則宜

以文字別諭於本道監司使以一併蕩滌之意曉諭安東士民以為畏威含恩之地

上許之故光佐撰進有旨後朴文秀承有旨親往安東府招境內士人會鄉校坐明倫堂招入柳夢瑞權德秀金敏行三人宣示有旨誦傳德音夢瑞等皆感泣士人鄭東奎等三百餘人上書頌上恩德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吳鵬萬黃沉洪益龜並不服益龜即麟法益之妹夫○令李師魯李徽面質徽曰今不必發明君一日招我曰有起兵於平安兵

營事於汝有大利云故吾隨往歸時到安岳
吾豈不逃歸乎師魯曰推奴於殷山吾不曰
萬迪往汝亦欲同往乎激曰若推問平安兵
營寧邊主人李起萬則可知吾輩之往留矣
師魯曰吾無往起萬家事吾豈曰起軍而去
乎若受書以去豈有阻閼之理激曰君豈不
曰尋訪梁進士韓進士云耶師魯曰吾無是
言○更推李師魯刑一次師魯供臣果受有
翼書簡往平安兵營有翼授書時曰吾輩事
急矣於夜為之乎於晝為之乎纔送世弘而

久不還更為探知而來則當有功勞云所謂
晝為之者嶺南兵起事也夜為之者渠輩聚
盜乘夜犯闕事也臣初入之有翼初試後去
致賀則適從容有相者任環相有翼曰官至
二品又相臣曰此亦相好有翼曰既是相好
則可與同事者乎環曰好矣有翼曰汝相好
則吾輩有所為之事汝欲入之否臣曰所為
者何事有翼曰謀逆事也臣曰汝何為此惟
言乎有翼曰吾與弼顯切親欲罷不能為此
事臣曰當今 聖德出天少論敗後不意復

見天日以柳鳳輝不死觀之可見 聖德之
至也有翼曰國運不好有何不成之事有翼
謂臣曰汝欲入必有功勞然後可以為之汝
須持此簡往傳于平兵臣曰傳書于不知之
人縛送于京則將奈何有翼曰若持吾書而
去則必當入矣臣果持去而阻閣不得入當
初有翼勸送臣時曰韓游三兄弟可送而沈
游方從宦洵則有所授事不得送黃溥之子
可送而方往水原任環可送而河以庶孽難
之閔思孟可送而親於御將恐或漏洩洪啓

一人物輕妄無常不可送具聖彥酒妄不可
送李都事世遇年老而不可送吳命始彥賓
多謀不可送啓一常以為閔思孟則例事皆
為之而深處不必言云聖彥是河賊之妹夫
德裕之主人聖彥言於臣曰吾亦同謀此事
而常與彥賓父子為之云而四月後渠當乘
平轎子云凶謀情節問於有翼則曰嶺南兵
當起於今明間汝身空閑可往平兵傳書臣
曰各率家丁事可笑有翼曰吾儕則貧寒而
南人則多富家可以雇軍為之秦徵無一言

半辭言及於臣臣之率去李激以一家奴子
非恭徵所送也自昨年冬始識有翼於臣一
家李獻民深病喪家書中辭意以為韓進士
之行至今不上來可恠可恠明曉事何以完
定耶嶺兵事來不來姑未的知而先聲大振
可喜官事若無掣肘則須潛身上來吾輩當
保護主家云主家者指推戴之家明曉者晝
夜之謂也凶言根本有翼聞於弼顯而本出
於維賢維賢以

景廟戚里可為高官非此時則宜不草草而不
得為之故有此怨國之言有翼以為如此之
言助播之則可以疑惑人心傳播甚多人心
皆以為然成此事惟在人心入於賊中之輩
皆知凶言之無根無據而牽於慾心同此逆
謀謀逆是實○問李世遇吳命始並不服問
閔思孟思孟供臣常時飲酒不能忍言故有
翼常以臣為虛踈矣有翼不得於渠之繼母
而飲一要釭小便臣每以此為不近人情矣
○更推吳彥賓彥賓不服更推睦重衡重衡
供如前更推李明誼明誼供權瑞鳳果為四

寸之子不見幾十年瑞龍不見已五六年臣

在興陽何以同謀乙巳後明誣謫北邊瑞鳳

配湖南瑞鳳亦繼放還瑞鳳歸時率未明誣

所賜妓留其家明誣連以書相通言札見捉

於水原陣中其後都巡撫軍破安竹賊搜文

書有明誣抵瑞鳳書皮簡吳命恒宋寅明朴

文秀趙繼命等言明誣通逆賊前招 ○命申

不直告罪可死遂被刑不報而斃

錫永絕島為奴放送朴景淳林喜大全漢相

定配權高及維賢奴瓦蒙於絕島錫永後更

刑正 ○庚戌庭鞫更推羅斗冬李世遇柳徠韓

師億黃沉吳鵬萬李震華供皆如前 ○令李

世遇李師魯面質師魯曰有翼送書思晟之

時欲送汝而年老不可送云矣世遇曰一面

不知之思晟安有傳書之理師魯曰不必如

此但明言此事可矣世遇曰三十年廢誓之

人又兼奇厄之命無意世事元非思晟處見

使之人何為此誣言耶 ○問具聖彥聖彥不

服令李師魯具聖彥面質聖彥曰有翼吾豈

知之汝何為此誣妄耶師魯曰汝豈不曰吾

獨與吳彥賓相議云耶聖彥曰吾不頻往汝

家豈有與汝酬酢之事乎又曰平轎之說吾

於何處言之乎師魯曰聞之於汝家矣聖彥

曰吾之心事有可言者頃日掛榜時吾以少
論不能捕得其人每為痛恨汝則以為必是
海浪賊此外何嘗與汝酬酢平轎之說萬萬
無據矣師魯曰寒食時以借馬事入汝家汝
握手而言曰吾與汝同往避亂于揚州四月
後吾與爾可乘平轎云矣聖彥曰揚州有弊
廬二月下往不避亂而往可知矣汝以山所
出往事借馬於吾其後至今不見汝矣師魯
曰平轎之說蓋有其時云云之說所謂云云
乃今日如此事而汝或得聞此說有所云云

耶聖彥曰平轎之說不能想得或汝醉中出
此言吾則實不知○更推洪益龜供如前○
全羅監司李匡德狀 啓言扶安人許國鳴
馬德重等告賊成得夏相夏李漢楚金世樞
蔣漢相等並嚴囚○問任環趙東奎並不服
○五月辛亥

上引見諸勲臣於宣政殿豐陵君趙文命曰臣
聞李遂良出戰時事則其忠勇之氣令人慄
然初以會寧府使上來時臣有所聞故陳達
而到今思之實有不知人之愧旋師後即招

遂良言其委折以示愧謝之意則渠亦答以
其時他人之心何可測量此舉不是異事云
其言尤可嘉故敢以私室酬酢仰達矣

上曰卿之其時所奏豈有他意今審愧謝尤為
可嘉完春君曾一見其面到今觀之古所謂
老當益壯之語當用於此人矣咸恩君李森
曰臣初送年少者而渠固自願出征矣

上曰都巡撫使稱軍中凡有招使必待令旗而
後來動止極有度云矣

上曰咸寧君以中軍必詳知李萬彬力戰時事

言之可也咸寧君朴續新曰臣初聞賊兵在
山內欲入而慮有伏兵顧言于萬彬曰汝若
先入則吾大兵可以隨往云萬彬即請令旗
令箭慨然直入手斬宗元矣韓原君李萬彬
曰宗元乘白馬衣織錦戰袍率賊兵守其洞
口我兵踰入之後中砲而仆軍士仍亂斫斬
之臣有何功

上曰古人有勸桓公以毋忘在莒時我朝鄭道
傳亦請

太祖以毋忘墮馬時今日中興之責雖專在於

子而卿等亦毋忘熙政堂之言諸勲臣亦勿
以樹功為喜而毋忘嶺外之苦將士則毋忘
出戰時勞是所望也

上謂萬彬曰韓原君下往殿庭舉鐵椎可也萬
彬即趨往舉鐵椎一次運旋後還置舊處

上曰此鐵椎平人則雖數人不能豎立而萬彬
獨自高舉果是力士矣

上御仁政門親鞫令李師魯任環面質環曰吾
為借冊往有翼家則有銀纓子容在座有所
說話見我之入即為停說反以閑漫相人之

說向吾而言反有厭苦之色吾則不得借冊
而去矣師魯曰吾往有翼家則汝不相有翼
曰汝火睛眼鳳巖眉若中頂不陷則甚事其
亦不做云乎有翼不曰汝何為妖妄之言云
乎有翼又指吾相曰果如何汝不曰汝眉乃
帚眉汨沒之相云乎鄭時顯之弟泰顯元萬
周在座亦向汝論相汝不曰多殺伐之氣須
脫此而後為好云乎萬周曰吾方聚兵故汝
言如此云矣有翼曰欲送汝於平兵而河以
為庶孽易見輕故不可云而有翼又曰黃溥

之子可送而在水原不知其家欲送任環招
來云環曰有面瘦眼黃者在有翼家而見我
則不為厭苦乎師魯曰其時銀纓子容未詳
何久而凡會坐之時汝來則有翼必大喜而
密語豈有欲諱之道黃溥之子汝不薦之以
為解天文地理用劍又為率來乎環曰吾不
知黃溥之子矣環仍曰吾語屈於面質而有
告於帳殿之事

上命侍衛諸臣退立曰此輩是窩主大臣禁堂
往細問之環告曰李世遇真大賊也更推環

環供臣與有翼相知有翼以天下惡逆誘臣
有翼人物非飲酒則強悍不語而飲好酒有
合意人則畢罄肝膽有翼言泰徵李思周為
內應甲辰年弼顯有翼始生心往有翼家則
李師魯李獻民會坐有翼曰要得善占推數
人弼顯曰嶺南有一邵康節李允師有翼議
欲送人云而見臣皺眉有厭色或慮言洩乙
巳春弼顯與有翼擺脫家產出沒三南或稱
築堰或稱作家弼顯往尚州以韓世弘為主
人轉到槐山結麟佐四兄弟渠等言麟佐雖

是壯士不如其弟云弼顯曰湖兵當使麟佐
主之任徵夏䟽出後弼顯自鄉馳來尋見洛
中親舊曰今時易然徵夏侵辱
大行大王故人心應至擾亂弼顯之意以為不
殺徵夏則為一助丁未七月初一日事出八
九月間弼顯世弘會有翼家大驚曰事不成
矣老論若尚在事可易矣即今小論意外復
入入者雖緩少而峻少猶有希望凡人心少
歇而頗揚榮塗則惡心多解散今則洛中吾
輩斂手觀望之後可免禍矣丁未三冬渠輩

皆杜門斂跡戊申正月世弘命夏恐動有翼
輩云三南締結者是綠林之徒今則雖安坐
不能免禍且傳李哥占云三日致齋焚香擲
占則初頭三四月間必有沮敗之事其後則
更起此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嶺兵所謂
都元帥副元帥某某之說以其附耳語故不
聞其名士子千餘人初會于大剎再會于山
中花事在於三月十三四湖兵應西而起於
望前觀孝輩利川驪州軍從中而起中騷
亂則有翼秦徵乘此時率軍蕩滌城中事可

易矣渠輩相議之際有翼每蹙眉曰若不換局則事易席捲而不緊換局之故殺戮之際無罪之人應多死此則指緩少也三月初九日潛入壯士於訓將御將領相家盡為遮攔若動搖則推殺之云李師魯書札之說亦有據矣三月初三日世弘與觀孝輩會有翼家來會者三十餘人或繫馬於門內或有步往者師魯亦在其中臣適往問其名則有翼輩皆諱之或以字稱尹寬甫即德裕也世弘曰綠林兵今會于泰仁縣養置事將出矣陽城

軍亦團聚勢未能中止此意當通平兵使速起兵世弘又曰事已急矣若通于平兵則往來之際似有告變之事自今以後諸議勿如路傍作舍卜夜舉事則事當輕便不必通于西元帥西路之行中止可也其中一人曰凡事大將出令後則更變之由不可使不知云故世弘冒雨馳往西路其後初七八間陽城一札來到有翼言陽城賊中有來札即今次次起兵洛中親舊如前約斯速周旋此意亦欲通於平兵如是之際軍官安樞適來到故

使報此竒此際渠輩恐臣上變守置於韓洵
家臣雖欲上變不可得矣聞上年八九月間
韓游李河思晟有緩少清南盡殺之謀世弘
前年冬自平安兵營來傳思晟之言渠則結
三南起內應而但緩少與清南保合保護
御駕徵兵八路雖未必勤王而其半則必當
勤王賊輩必敗將奈何思晟曰不然吾雖老
矣自此處應三南起兵而出則都兵盡出三
南餘者必少一鼓可定南人不為舉論而緩
少則當盡為我殺云矣清南自然反本老論

之緩者與少論之緩者亦將保合矣○令任
環李師魯面質環曰三月初三日聚會時弼
顯之外六寸武弁名不知鄭哥在會議中而
西邊面肥頑者誰也師魯曰韓世弘也鄭哥
即泰顯也會者不過五人乃鄭泰顯元萬周
韓世弘汝及吾也環曰汝則稱以劑藥先出
矣師魯曰同坐數人甚凶故避之鄭哥即時
顯之弟也環曰其日小雨汝先去追後至者
弊袍弊履皆是陽城人而元哥率來者也刑
環一次供如前○令李世遇李師魯面質師

魯曰吾往李河家則尹德裕閱觀孝李有翼與汝同坐有翼謂汝曰此老人解事可往陽城給軍糧軍兵之半流入城中可也汝不曰二十年不騎馬遠行吾何以行有翼曰礮溪老翁豈不好云則汝不曰礮溪老翁豈有使喚云乎世遇曰往平兵事面質時已見屈又欲構我以礮溪老翁事乎師魯曰其日汝果不往乎世遇曰往與不往姑勿論河即外孫女之舅果有同謀之事則何不勸我往而有翼何以勸我師魯曰其日觀孝不曰李都事

分戶曹半日許諾往平營之後何為變辭乎云世遇曰初既曰欲送平營又曰欲運糧陽城耶師魯曰觀孝出銀四十兩尹德裕出錢五十兩以此不為軍糧耶世遇曰有翼吾有一面之分觀孝全不知矣師魯曰盛銀纏帶汝不手摩稱美乎世遇曰元不逢汝於河家矣師魯曰其日有松餅等食不與汝共食而其前河以汝為老作湯餅以進則汝不舍飯而先食餅菜乎世遇曰吾不知矣師魯曰其時汝不曰半分軍兵上京之說不成語云乎

世遇曰軍幾名師魯曰五六百名內分其半
欲為自護豈非河言乎世遇曰如牛馬賊謀
逆之類豈出此分半之言設令我同參必以
為些少之軍防禁府都事可也豈以此為保
身之計乎當以此為言汝言孟浪矣師魯曰
此言乃與河酬酢之言汝自屈矣其時汝不
曰若干兵上去不可以敵於國禍端速為現
露云乎河又曰非欲敵於國一時欲制拿來
都事今聞李都事言果明快矣汝又不曰以
吾所見有一策大兵到後據南漢 大駕必

入江都塞江華之路以絕漕運仍頻頻轉掌
曰此妙策必囁囁自盡矣世遇曰其日吾元
不往汝以設令二字反捉我今日之言以為
其時之言豈不虛妄乎轉掌之說尤可笑也
南漢江都 國家亦難守况以汝所稱四五
百賊兵可以據南漢而塞江都耶刑世遇一
次供如前○命遣金吾郎宣傳官拿平安兵
使李思周以鄭續述為平安兵使○壬子
命義禁府秘閣咸鏡監營捉囚任環兄理理
方在咸鏡監司權益寬幕下也
後定○諭諸

道此後干係逆獄人自本道嚴覈得其實狀
情節無疑者則 啓聞正法其有疑亂者則
啓聞稟旨其餘當減死與疏釋者自本道叅
酌定罪○命減崔必蕃死充軍極邊

上御仁政門親鞫更推任環刑一次環供甲辰
乙巳年間天海以凶言被誅此則有翼維賢
做出凶言而使之世弘有翼內外相應之後
始發此言其言曰其時嗾天海凶言者即今
有助矣有翼以為維賢做出凶言使播聞巷
矣世弘曰維賢之當初凶言若早發覺則當

出大事而幸不發覺可謂順成有翼曰維賢
機警周密故煽播此言非但渠自懷不軌之
心有推戴之意密豐雖不知每有黃袍加身
之言有翼言於臣臣曰德與不德有翼曰人
與德俱備矣二三月間世弘來有翼家言曰
內軍不足奈何有翼曰李別將南大將足矣
不在多矣世弘去臣不知李別將問有翼有
翼笑答曰此李思周也有翼言思周以密豐
之族方為禁軍別將云維賢懷不軌之心欲
推戴密豐作不忍聞之言欲玷污 聖德以

痛動人心成其逆事臣只聞維賢付囑天海
之說矣○更推具聖彥刑一次聖彥供平輜
子之說有苗脉師魯自稱善相對臣指某處
好矣忠州知星曜數者謂臣戊申大運當登
科故偶然以平輜之說行語間言及於師魯
○更推洪益龜刑一次益龜供能佐書曰湖
西湖南嶺南下道將有大潰之勢雖團東一
家無為弱肉之強食未即逢見可歎能佐之
養外家即公州鄭遵儒妻家宋哥居公州故
相通為逆謀能佐包藏禍心交結朴弼顯丙

午年間玄佐來言曰吾謂弼顯曰君何為搜
我府藏弼顯曰名武名士塞幾許人渠為逆
賊之事而嶺南無人可歎臣謂玄佐曰何不
耕田而食吾欲隨汝往恐被汝之累矣玄佐
遇弼顯於尚州秉燭相約曰汝不作聞慶李
書房矣曹景泗自松面來言邊山賊已到竹
山又言安東權槩權德秀鄭遵儒入之云能
佐率權槩權德秀鄭遵儒往尚州與金弘壽
將攻善山奪善山軍器云○刑趙德奎三次
不服○問洪啓一啓一供臣與凶賊有翼面

分雖熟情誼不翅路人有不相好之端不期
絕而自絕矣非但有翼臣與賊賢賊顯師魯
輩皆有面分臣不喜交結非經書則不讀家
雖貧一毫無干於人見翼賊輩所經營者只
是請囑受賂求乞防納等事故心常鄙之乙
巳年往友人家有翼已先在坐其主人舉有
翼過林巨正城基詩曰不為大聖寧為汝云
云臣心竊駭憤嘿不言有翼譏笑而言曰
醉中所作何必傳說臣歸傳所親曰此人心
術如此必能作賊厥後仍欲絕交翼賊凶譎

異常故恐為其所中不顯言絕之臣於昨年
九月過積城聞翼賊過朴燁墳虛拜有平生
山仰之言臣曰山仰燁則其人可知見此二
詩之後視之若豺狼厥後臣無一往其家之
事丙午臣遭母喪翼賊一二番來見師白遭
喪之後臣往吊之受吊之法異常臣以為不
好之人其後無更尋之事有翼師魯輩情分
如此安有同謀之事○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捉賊閔得洙李龍再等鳥示○慶尚右
兵使李汝迪狀 啓言捉賊大將鄭世儒其

子宜璟宜璋等鳥示捉賊偽中軍禹世章偽副指揮禹世萬偽軍官鄭重建賊鄭崇儒弘儒象儒等嚴囚○甲寅命大臣二品以上明日會朝堂商確救民之策○命大臣金吾堂上問事郎廳詳知鞠獄首末者考出前後鞫案抄錄時囚罪人各其名下書其所坐輕重援引脉絡作為一冊○刑柳徠具聖彥趙東奎成一龍二次朴弼熙洪啓一一次並不服更推趙觀奎刑三次觀奎供臣聞辛胤祖趙德奎趙錦輩方發軍為逆故臣責之曰汝

欲為滅族之舉乎錦不聽發兵向清州不知領幾兵出又聞辛胤祖亦率家丁而與錦同去云知情是實處斬如法○更推辛景龜刑二次景龜供重衡壽彥事臣果有所聞而言于孝祖三月初十日臣父言當有亂離極為兇惡趙觀奎德奎從兄弟處聞之渠等與之同叅壽彥重衡為將帥云恐喝臣父將欲殺之臣父言於臣曰若不聽其言則壽彥重衡欲殺之欲告變則將殺之於告前率家屬欲避山中往砥平龍門山觀奎德奎與壽彥重

衡情義相密云更推景龜又供三月初十日
臣父謂臣曰趙觀奎謂我曰渠之妹夫南壽
彥與睦重衡皆起兵而出使我亦叅畏甚不
從再次恐喝以為將使壽彥重衡殺之云使
臣先為避亂辛孝祖來于臣家臣適入睡臣
父覺之曰辛東良來此云知情是實○更推
李燾朴行成供皆如前更推辛奉祖刑一次
奉祖不服更推南壽彥供如前○乙卯
上引見大臣諸臣於熙政堂戶曹叅判鄭錫三
言希亮聽維賢做出之凶言和而唱之傾惑

人心半國之人陷為凶逆自賊環師魯等承
數之後國誣始得快雪以其罪人之招頌示
八方似好矣禮曹判書李堦言作為大誥曉
諭八路尤為得宜領議政李先佐言以嶺南
人觀之不至於盡為見欺故一道人不為相
應而抄錄罪人緊招明白頒布似好矣豐陵
君趙文命言逆鏡之甲辰凶言維賢取以為
甲辰後凶言天海詬天之舉皆維賢教誘之
致自兩賊招出之後兇言根抵彰露無餘校
理申致雲言作為文字之後以謔文翻謄並

為頒布何如光佐又言逆賊窮凶情節不可
但為一時頒示而止悉取前後鞫案抄錄一
通作為冊子廣印傳布使千萬歲曉然不可
已也左議政趙泰億言抄出鞫案之緊要者
作為一冊如古迺變時西征錄宜矣光佐言
僚相與宋寅明詳知顛末委之此人纂述以
活字印出頒布以戊申勘亂錄定名好矣文命
言當初逆徒之必欲祖述甲辰前悖逆之言
教誘維賢做出凶言之狀今已節節綻露告
諭八路之外作為冊子則可傳萬世尤為完

備矣

上曰告諭則只示一時冊子則可傳萬世左相
主管其事宋寅明纂之諸臣叅證可也○掌
令洪重徵司諫李春躋等 啓請逆魁維賢
破家瀦澤

上不許○院啓後改措辭自古逆亂稱兵犯闕者則
有之至如做出百歧之凶言肆然誣上煽惑
人心豈有如今日逆變者耶蓋其凶圖逆節
實自賊鏡所撰教文中出來而海順倬諸賊
之變又皆由於維賢之陰嗾逆魯賊環之招

出而凶言摺抵於斯乎益彰露無餘矣况以渠家草草之說觀之其潛出異志圖為富貴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日逆亂之作蓋始於一鏡而終於維賢其凶肚逆腸一串貫來論其罪惡實為諸賊之首渠既凶頑徑斃杖下王法所施只在於破家瀦澤請逆魁維賢破家瀦澤之律亟令王府舉行○府啓後改措一自賊鏡撰教文之後又有天海詬天之凶其不忍聞不忍言窮凶極惡之罪實是自

有君臣以來所未有之變為今日臣子者莫

不腐心痛骨沫血飲泣思欲一洗君父之厚誣者今幾年矣何幸蒼天下臨鬼神旁列暗地逆謀自然敗露於今番鞫獄始知凶言做出本自維賢其祖述鏡賊教誘天海密布潛煽誑惑人心互相傳襲一串貫來之狀至于賊環之招而彰露無餘矣到今觀之翼孝顯夢弘河諸羅等賊莫非此賊之羽翼而廢族怨國之徒遐土愚悍之輩靡然附麗傳相唱和初則掛書而流布中外終則稱兵而猖獗湖嶺亦無非此賊之所主張逆招中所謂渠

家寂寞之說實是逆腸凶肚之畢露處也論其罪惡雖斬作萬段不足以洩神人之憤而徑斃杖下保其首領已是失刑之大者至於討逆應施之律尚不快施此雖出於聖意之有在而王章之廢壞莫此為甚與情之憤菟愈久愈甚今日臣等為君父洩憤者只在於破瀦一欵請逆魁維賢亟施破家瀦澤之律兩司連啓閱歲爭執而上以有府夫人終不聽上教曰諸賊之做出凶言何由而發賊鏡逆虎

心懷異志方圖不軌之際德修絕悖不忍聞之招出故渠等若得竒貨益萌凶心而出兇言發兇說者維賢也追述鏡虎肆行惡逆者逆夢與諸賊也推此觀之事豈無先後也賊變之後每欲一言而提及此事心腸俱痛既置勿論之後未免已甚故未及下教當此討逆下誣之時初發凶說打起凶心之人置諸勿問則予之處分豈曰磊磊落落乎仍置逆案事分付該府○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啓言捉賊李祖謙韓大命閔百孝德孝性

孝景孝等嚴囚 命拿來○刑李百全二次
百全供知情是實處斬如法○刑辛景龜柳
徠成一龍三次供皆如前○令辛孝祖南壽
彥面質壽彥曰汝言吾為舟師大將向南漢
云何處聞之耶孝祖曰吾聞觀奎抵書於胤
祖又有一書使胤祖送瑞虎處書面曰廣湖
傳納且睦天齊上壽彥船與光遠往重衡處
計料豈非分明之跡壽彥曰砥平峽邑本無
船隻何處得之孝祖曰景龜有愁色吾問其
故景龜曰趙上舍使我載砥平軍器於水路

且吾聞於朴弼祥則以為渠之六寸履祥連
家人鄭哥在利川者云吾往嶺南五年今為
青龍大將即今形勢如此砥平守亦乘船將
下南漢睦重衡亦乘舟上江華云弼祥捉納
則可知汝之逆謀此言酬酢時辛景龜亦參
聽壽彥曰汝何以白地置人於疑似之間耶
令辛孝祖辛景龜面質孝祖曰汝不在座耶
景龜曰朴弼祥避亂過時所言果如吾父所
言鄭哥之為青龍大將之說壽彥重衡之事
弼祥言之而吾與孝祖果聞之刑辛景龜一

次供如前令辛孝祖睦天齊面質孝祖曰汝胤祖觀奎所為之事吾豈不知耶十四日吾豈不往後浦乎天齊曰十五日是忌日吾豈出入孝祖曰其夕汝不往乎胤祖其日自京來汝夜見之十六日朝則果往後浦而汝則不見也孝祖曰十四日夕吾往其處則汝與胤祖在房內謂胤祖曰砥平欲以船往云船頭插日傘揮旗則無敢當者仍蹶起而飲南草吾以年少莫知其由問于景龜則節節言之十五日大雨觀奎德奎輩皆中止而汝則

稍遠不知蹲蹲而起十六日又來胤祖家坐其妾房代胤祖作書於觀奎處天齊曰渠自書又有其子豈使我代書孝祖曰汝豈不自請以小紙書之耶天齊曰渠輩果作小紙書於觀奎處矣○初清安縣監李廷說見賊驚恟解納印符到付賊關當誅廷說稱與義兵討斬賊復清安縣功可償罪上意欲生之既被拿鞠猶稱賊偽號迷不知發明清州人辛大器等又訟其冒功狀下禁府被刑初招即自服至是見誅○令辛景龜睦

天齊面質景龜曰吾未常作字故元無代吾
父作書而汝於三月初三日不代吾父作書
送于觀奎德奎處乎天齊曰汝父善書吾何
代書乎景龜曰汝不代書於山上乎更推睦
天齊刑一次供如前○更推羅晚迪晚迪不
服○丁巳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尹世輝刑一次世輝不服
○更推趙觀奎觀奎供趙錦與辛胤祖曾不
相知近相從遊臣意以為殊當近聞胤祖動
兵從賊錦亦赴清州賊還來與其母拔劍自

裁不果死任瑞虎抵胤祖書得見則曾前稱
以水南里今則改稱水生里此似是隱語錦
一日乘月來訪曰為及第而不得為人之職
若不為老論則南走越北走胡之外無他策
此是聳動臣之意臣答曰此言謂何錦曰聞
南中有賊吾欲投往知情是實處斬如法○
刑柳徠四次不服更推羅晚迪刑一次晚迪
供如前○問李弘溥弘溥供春間麟佐來見
臣問曰汝知弼顯云然耶弼顯非佳士汝若
交游則須勿見我時節危搖湖南掛書又出

須慎之為戒○更推金德三刑二次烙刑施
威德三供臣婿安焯訪見李震華來見臣臣
問何往則答以持李有翼書欲得築堰財力
錢百兩而往矣臣折見其書則以為築堰事
財力不逮勢將潰散執事饒居須以百金送
來云仍往震華家還言震華以為當得於京
中而兼送姪子云聞焯言則築堰實為謀逆
求錢貨將為軍糧震華姪子名時勲臣謂焯
曰汝何為此事焯曰吾則新入為此使喚兄
焯與有翼輩謀逆而事在四月間世私往平

安道回還後可知事之成否且曰自此辦給
四五十兩錢則事成後當善報申日永臣婿
也與天永為兄弟日永造旗給崔鳳翼送清
州臣出給壯紙日永剪紙為旗自書之日永
焯以為在京賊徒做出凶言誘引徒黨作紙
旗欲送兵清州同黨即李時勲安志遠李義
全做出凶言皆是一鏡餘黨震華有翼弼顯
是一鏡之門客鏡賊死後震華往槐山同叅
今番事進士金儼亦入之居廣州大逆是實
處斬孥籍如法○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捉賊偽千總趙栢等集示賊百孝奴春
興順奉等供稱三月十三日百孝稱以科行
上京徃宿李祖謙家祖謙欲得堂上云則百
孝言事成不特堂上厥明前進竹山鄭進士
家有五六兩班會集達夜謀議皆陰密之言
鄭哥言於百孝曰清州兵若上來或出來龍
仁金梁路不然路由所沙則吾當飛通依約
出來赴陣云百孝許諾前到龍仁趙報恩家
留待賊兵上來十七日未明鄭哥來百孝處
細語後持歸百孝行中所藏軍服二袂出給

時目觀兩袂裹封之大皆如案息而頗長從
袂隙見之皆是白衣軍服裏中似藏鐵鞭等
物舉之頗重二十一日聞安城敗報忽仆于
空中仰天太息曰此天亡之秋吾族盡為滅
亡仍廢飲食云並嚴囚○命鞠廳罪人韓益
命出付捕廳益命自全羅監營捉送者面
質不得實故有是命後杖斃更
推李震華刑二次供如前○戊午 命鞠廳
罪人坦着輕加勿為兩扭食物地排各別申
飭○庭鞠刑金璋睦天齊二次尹世輝三次
李震華四次柳律五次並不服更推趙東奎

刑三次東奎供瑞虎詳言謀逆情節于臣曰
思晟作鐵車於平營送京鐵車之制挿槍劍
於四面內藏鳥銃等物一舉可當百人云亂
離時瑞虎又言于臣曰聞有翼之言密豐以
為騷屑如此又聞罔極之言當請對告達有
翼言于密豐曰若有逃亡之事則宜由露梁
之路外方之兵必有救之者厥後瑞虎來言
曰要密豐逃出露梁而無相應之道云臣以
為搖扇相應則艤船者可知為密豐云而其
言之傳于密豐臣不知艤船待者昌山君閔

觀孝此瑞虎之言刑四次東奎又供罔極之
言推戴事也欲告變事坦言的實而聞諸瑞
虎未知以何事不為告變臣謂瑞虎曰若請
對則有翼輩當被赤族之禍能無惶恐之色
乎瑞虎曰有翼無惶恐之色似有所恃有翼
與坦相知而煩於頻往使坦之妻姪居間往
來有翼之勸坦逃亡時坦之答臣不得聞坦
之妻姪以有翼言傳於坦則坦以為尚大在
何必我耶瑞虎又言思晟與坦同為搃管爛
熳相議於直中此亦有翼之言○問朴義龜

刑一次義龜供上年十月臣為御史所掩捕
捧招後得放往潭陽府有柳奉事者在冊房
正月初二日夜中房林哥持開金而來火藥
庫開庫出火藥給維賢奴以十六封封擔於
內東軒一封為十五斤維賢妾妓月華父李
時衡妓芙蓉父火藥庫直鞠時建知其間情
狀使臣與柳奉事運給南泰徵李有翼有翼
將用於清州賊起時偷出火藥之時風雪大
作初一日偷出火藥初二日使庫直放火維
賢初則以邊山賊為言臘月二十三日以為

與李思晟南泰徵謀逆故先送火藥十三馱
所餘可十餘馱而若盡送則難於掩跡偷出
五馱後其餘不如放火上年臘月夜維賢謂
臣曰此有大事經營者雖不願從不可得臣
問何事維賢以為即今平兵李思晟南泰徵
泰績李有翼輩方圖大事西兵將起西兵起
則北兵亦起其中忠兵必不肯從若使之遞
改而親舊為之不難矣慶尚監司安東府使
亦異色嶺南人當處置處置即殺之謂也慶
尚左右兵使各以兵起則方伯安東除之易

與耳泰徵抄率四百將士給糧往忠清道忠
清道必有應之者思晟用武侯法此人起則
人無當者全羅道則鄭思孝庸人當逐之以
弼顯代之柳奉事率來淳昌士人楊應泰應
澤孝起三人同處酬酢時每辟左右三月初
五日維賢被拿宿參禮時師寬往見維賢還
言于臣曰君侷事是吾事吾事是君侷事忠
清道若起兵則泰徵明為搃戎使率水原軍
與忠清兵合勢犯國如君輩好不好間難以
違去云維賢拿來後其餘事付托於師寬弼

顯弼顯起兵在二十二日臣長在全州不往
弼顯軍中弼夢奴聞弼顯罷職之奇傳于師
寬則弼夢生恟來泰仁勸弼顯起兵曰拿
命已下留汝郡無益還歸茂長仍入竹島泰
仁兵結陣三川送李長郁傳書於監司營將
守門將不捧其書弼顯初言以國命起兵
軍卒知其非為國盡為潰散三川距官軍七
里自監營出軍則可捉弼顯而任其逃散監
司與師寬為五寸師寬常常往來師寬言于
臣曰吾與監司營將已約束矣守門將不知

以為當此把守之時不可捧書札云故仍為
逃走師寬言及監司初則答以為有死而已
不可從云故有欲逐之意其後師寬謂以事
露則勢將同死云又答以然則起兵來故授
之云諫逆是實○刑羅晚迪三次朴行成洪
啓一一次並不服更推李弘溥供如前○已
未

上御仁政門親鞫更推趙東奎刑五次東奎供
陰兇之言臣果為之若舉密豐則或意有可
生之道尚大兒名臣為陽原君婿故由宗室

家知之既舉密豐故又舉其名要重其事錦
往來處京則韓洵末弟鄉則德奎砥平倅南
壽彥觀奎之妹夫臣兄勸觀奎往砥平三月
十三日德奎來言誘得辛胤祖事及送觀奎
砥平之事砥平倅之諾不諾未能知之德奎
見有翼有翼曰京中不能聚一卒君輩與胤
祖未知幾哨而砥平官軍若兼得以來誠多
幸德奎曰誤結世弘禍將至矣胤祖軍未滿
百得軍砥平則十六日來會京城七八十里
地待賊兵合勢為計云臣兄見觀奎則以為

近來騷屑太盛路且塞聞賊兵十六日當入
城君亦率軍入來為好云臣謂臣兄曰賊敗
則吾亦不得生驪州動兵之日若急通則當
以匹馬往赴為從事官賊中人所知者只世
弘瑞虎常以勿舉臣兄弟名戒之若得砥平
軍四五十名流入京中則臣欲雇香徒軍開
東小門以待約外為喊聲砥平軍乘夜放火
則臣內與香徒軍可以開門別斧三箇足以
斫開金謀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招上以東奎
招引坦父

子承服後又親鞫加刑使東奎能服
誣告始正刑命拔前招辭於結案中
刑

趙德鼎一次不服更推朴義龜義龜供全羅
兵使狀罷維賢時師寬與維賢相語曰親舊
之不可信如此云維賢客崔別將往兵營吹
覓兵使之罪渠等相議必欲中毒於兵使云
故臣又誣告

上進副摠管趙儼全羅兵使趙儼之兄趙儼教曰卿之弟雖出
賊招當初摘發維賢之逆情大有功矣其心
予已洞知不可置入於黥黜之中故如是別
諭勿有疑懼之心儼起伏涕泣○庭鞫刑朴
行成二次睦天齊三次南泰績尹世輝四次

李震華五次並不服○問成得夏得夏供鄭
世允即臣四寸今年三月稱以吊喪來臣家
不知面一人與世允同來問其名元萬周同
宿時壯丁四名不知自何來入房內觀其人
俱是八尺長身佩大劍心甚戰慄世允言吾
等有所懷汝若不聽即屠殺臣答曰何以出
此言也世允曰有內外應少無疑慮內應則
南秦徵外應則平安兵使事可成矣吾與秦
仁倅相約來到臣欲免頃刻之命許諾洞內
久李景九等適來臣家則萬周謂相格極好

仍以舉事言及則景九等許諾世允率壯士
一人往忠清道令臣與萬周追後來到于礪
山黃華亭十四日萬周欲率臣去臣隱避事
定後還家問李漢楚漢楚供三月初金溝金
一彩屢請臣臣進往經宿一人在傍一彩拔
劍言曰是物用處汝知之乎仍言秦仁倅今
方舉兵汝亦隨參若不聽當以此劍打殺臣
不得已言隨參之意十四日臣往古阜平橋
則金一彩成得夏及一彩四寸金善弼等六
七人聚會而得夏言此處軍數幾至六七十

名今日雨勢如此盡為散去又言元哥鄭哥
先往忠清道云更推成得夏得夏供三月十
四日臣與元萬周同往平橋日初昏雨下如
注聚軍幾四五十名臣言於一彩及軍人等
曰赴戰而生者汝等見之乎吾則被賫於萬
周雖到此處自此直為逃去云則衆人聞臣
言一時散去只有五六名一彩言于臣曰吾
則斷不可背約欲散之際李漢楚始來到聞
臣言仍散去更推李漢楚供如前○柳徠物
故○庚申兩西安撫使趙趾彬還朝入對請

永罷思晟所設軍制三部抄壯之舉 許之○
庭鞫問柳晉楨晉楨不服令朴美龜柳晉楨
面質美龜曰汝不於偷火藥時在衙中耶晉
楨曰吾往潭陽十二月二十二三日間也三
日後往淳昌正月初七日復往潭陽矣美龜
曰汝與維賢不曰戊申是素服之年乎蓋以
戊申為黃猴故秘記曰當白衣書生滿朝云
乎晉楨曰吾豈為此言乎美龜曰維賢罷職
後汝不作願留仍任上書草給李時亨送于
監營俾達備局乎晉楨曰上書草果為之而

此豈為逆之事耶美龜曰上書者乃欲留以圖其事之意也○問安志遠志遠不服刑朴美龜三次美龜供臣痛惡晉楨誣罔納招至於火藥一駄臣輸去二駄瓦蒙輸去矣○更推成得夏李漢楚李義全供皆如前問朴弼祥弼祥不服更推鄭思孝供如前○辛酉庭鞫更推李義全朴弼祥安志遠供皆如前○刑成得夏李漢楚李弘溥一次並不服更推朴美龜美龜供鄭思孝故授之說是臣誣罔慶尚左右兵使事似是渠輩張大之語營將

李慶社無謀逆之事更推柳晉楨鄭思孝供皆如前○放閔昌基昌基以慶尚左兵使為朴美龜所援就拿供言與美龜有嫌含憾誣告美龜亦以誣告自服故放之○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賊百孝奴順奉又供奴萬才親密使喚持書簡往來於聞慶松面曹哥家事敗後給錢使之出走初隱於槐山鄉校洞李生負家又聞避匿於報恩邑奴末從又供三月十七日元普給一封書曰報恩倅方留住槐山飛傳此書受答往槐山則報恩

官留在鄉校洞李生負家與權進士等同話
受答夜還時鷄鳴矣元普見書即行率萬才
騎驛子日未明馳往槐山其夕還來清州敗
陣之後元普招給烏銃曰勿論本官下輩與
大小官人如有不時入來者不待吾言皆放
殺晝夜使之守直於大舍廡奴春興又供聞
奴成績之言清州賊將以二十日來忠州主
兄弟及小主造所着軍服聞賊敗火燒軍服
奴成績又供萬才受書簡長時往來於嶺南
陝川等地清州變生之後使萬才往來麟佐

兄弟槐山李生負家謀議欲屠戮忠州城聞
賊敗移避家屬於家後書堂百孝稱赴科上
京募得砲手十餘名奴子亦有砲手晝則稱
以獵雉列立於峰頭夜則率行於邑內等處
本州城頭擺立之時大命祖謙性孝景孝等
乘夜來到密語元普即令備鞍於驛子率大
命等及砲手往邑內未明還歸如是者再當
初東伍軍等赴陣城內時元普多備酒肴坐
路邊執酒而饋軍人曰汝等觀勢入於鄭都
令之邊然後可以生活云清州賊約以來會

此處故元普等晝夜整待給奴烏銃曰近來
禁府都事下來槐山忠州等地者甚多汝若
中路殺則當重賞奴答以天地間何以殺
奉命使臣元楷拿去時家藏雜物盡為埋置
軍服軍器使萬才燒火

勘亂錄卷之五

勘亂錄卷之六

壬戌庭鞫刑成得夏李漢楚二次並不服○
更推李義全安志遠供皆如前刑安志遠一
次金璋成得夏李漢楚三次並不服刑李弘
溥弘溥供寒食前一日麟佐來言即今事為
已發之矢與弼顯作逆而李思晟南秦徵及
延陽奉祀孫河李命世之子同謀臣曰汝以
兩班子何忍為此凶逆之事麟佐曰等死耳
今不可中止臣以五寸親不忍發告知情是
實處斬如法○刑金璋四次璋供三月初安

燒要與嚴惡發及臣同上京隨到銅雀津李
生負家燒獨入與李生負作何樣語三人仍
渡江同抵龍山李生負宅主人不在仍留宿
其夜自內出送錢百兩曉頭主人出來臣試
見之體大一圍許令臣及惡發持錢入京買
取紬疋戰笠來會板橋臣曰買戰笠何用燒
曰非久當有兵亂吾欲着此避亂也崔奉朝
賀上京燒頗驚恟曰吾方起兵作賊汝亦與
我同事可也臣曰君起兵欲往何地燒曰當
起兵於陽城臣仍隨往陽城則賊勢大振燒

為把搃臣為軍糧次知大將麟佐副將世允
其中知面者振威金鼎鉉仍行軍向清州風
雨大作軍兵大半逃散臣與惡發逃走謀逆
是實處斬孛籍如法○令朴弼祥辛孝祖面
質孝祖曰三月十三日晚後汝來曰驪州利
川騷屑根本利川鄭哥忽然逃走不知去處
意以為死矣春間始來到曰吾為嶺南青龍
大將而大將十二負中第一將鄭哥也第二
將朴弼顯也吾為第六將也湖南大將乘舟
遇順風直向江華砥平軍赴南漢如此騷屑

汝豈不傳於吾乎弼祥曰果以亂離之說言于汝利川鄭祚胤之六寸世胤果凶人也自昨年無去處今春歸來而又往何處祚胤亦隨去朴弼顯鄭世胤為將祚胤為書記之說吾亦聞之而砥平井邑軍之說吾不為此言矣○問李時勳時勳不服刑柳晉楨二次供如前○癸亥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韓大命不服刑一次供正月十四日元普子百孝來請臣十九日往元普家李祖謙勸臣為元普婢夫三月初四日

臣往元普家其妹夫驪州趙哥在座元楷云馬鐵火藥多為買來馬鐵果買給火藥給價于李善遇三月十三日往元普家則李祖謙曰書堂近處雜甚多汝須得砲手來獵取臣持元普書往李善遇家曰砲手可得幾人善遇答以可得御營軍三名軍官三名仍與臣偕往三月十二日元楷來臣家臣曰關西嶺東諸處多起兵要同往舉事臣問何往元楷曰有好處可偕往素沙矣臣曰幾時當往元楷曰十七日率砲手同往結陣處仍直犯京

城則如汝輩必有好事臣欲同往十六日臣
妻適落胎不得往賊陣元普家所置鳥銃二
十餘柄環刀十餘柄鐵鞭二十餘柄軍服則
造置元普一家中稱名圮橋項進士宗家宅
生負每相謀議曰此事若成則吾輩當宦達
元普子德孝以奴萬才傳書於賊陣欲以砒
礪毒殺滅口厥奴知幾逃避臣之至於此莫
非祖謙誘賈之致謀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
○問李祖謙刑二次祖謙不服問閔德孝德
孝不服○定配崔泰興於遠地

出朴美龜招
被鞠不得實

處○令李師魯閔思孟面質師魯曰有翼染
病時汝與維賢救病姓不同兄弟有翼不謂
汝曰指燈為盟誓不為謀逆事乎有翼又不
曰汝先言謀逆事乎其後有翼云汝來言其
燈已破不施盟言更作事云思孟曰送人平
兵事亦盡言之可也師魯曰有翼歷數當送
平兵者言汝虛踈矣思孟曰汝果見我與有
翼言乎師魯曰指燈之事御將欲絕之說有
翼言之矣思孟曰御將吾豈有絕之之理耶
汝言尤無狀矣師魯曰吾往有翼家汝亦來

坐以洪進士講譜事豈不言之乎思孟曰汝言誠虛妄吾於初試後無往有翼家事但以書札言講譜事汝或見此書而為此言矣師魯曰有翼多出汝亦好酒出入故不得見汝與有翼同會矣○誅李師魯金瑋孛籍如法○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捉賊崔厚廉徐順一盧處恒等梟示○問閔百孝刑一次不服刑成得夏李漢楚四次供皆如前○甲子庭鞫刑尹邃四次成得夏李漢楚五次閔百孝二次並不服○更推李祖謙刑三次祖

謙供元普送奴萬才傳書於麟佐之後臣遇萬才問之則萬才曰麟佐以必來之意回答而元普以親病不得去為答矣三月清州變作後元普騎白騾由槐山向清州元普使臣多得砲手而臣之近處素無砲手故不得覓去火藥元普以價錢出付韓大命貿納三月初十日元普妹夫趙哥來元普家元普與趙哥初六日向驪州十日始還稱以求山趙哥名亭奎二月十三日百孝稱以觀科之行來宿臣家謂臣曰汝欲為堂上乎臣曰堂上豈

不好而汝事甚危矣百孝曰此事豈有不成之理臣曰君上京而事急則何以為之耶百孝曰事急則當橫走閔景孝謂臣曰清州賊中雖未往賊若到忠州當出迎云三月十六日臣與元普及元普奴末終萬才同往清州到槐山聞兵敗城陷還忠州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更推李義全刑一次供如前問閔性孝景孝並不服更推李時勳閔德孝刑一次供皆如前更推睦光遠供如前○乙丑命以今月設觀武才外方赴戰將士自本

道待秋試取分等

啓聞施賞

上御仁政門親鞫刑申錫永一次不服刑李義全一次義全供三月初安煇來言將往李河家與朴弼顯李有翼輩得軍百餘名排布將於三月十三日舉事云三月十二三日間金德三來言京外騷屑大作聞嶺兵將動云君知之乎知情是實處斬如法○刑卒孝祖二次孝祖供睦天齊父子與壽彥同行中止之狀臣目觀壽彥與觀奎相議以為若圖取五十隻船以砥平日傘挿於外而揮旗號令則

誠為虎豹在山之勢此天齊之言睦重衡事
耳聞而不得目覩知情是實處斬如法○更
推李時勳刑二次時勳供金德三科行時臣
叔先給錢五十兩為築堰之資上年冬李有
翼來臣家言黨論四分將危國家云臣曰汝
何為如此之言有翼曰舉世皆知汝則入於
瓮中乎三月初臣自槐山還家李師益自有
翼家歷訪臣曰李玄佐起兵叛云而使臣着
戰笠往江外迎賊兵李有翼尹德裕李河閔
觀孝李師益皆往江外迎賊臣往廣州避亂

俟玄佐上來出迎泰微開門則入之德三多
率東伍軍迎賊臣叔震華雇驛馬向鎮川賊
陣中臣目覩謀逆是實令李時勳李師益面
質時勳曰吾自槐山上來則汝自有翼家來
言有翼云吾方起兵嶺南兵亦相應云此事
汝豈不傳於吾乎汝與李師百同時來吾家
豈不丁寧師益曰李師百麟佐吾豈知之乎
有翼則吾知之矣時勳曰汝常時謂吾曰吾
輩盡死今汝豈獨偷生乎此事知之久矣汝
何為牢諱師益曰既不為逆則豈有盡死之

理汝雖為逆吾豈知之時勲曰我自槐山來
抵書於有翼處則汝之四寸兄弟往有翼家
見吾書直來吾家送師百于平安兵營事汝
豈不先傳乎師益曰汝以我為師百之從兄
必知逆謀而有此言乎誅李時勲孥籍如法
○丙寅

上御仁政門親鞫更推閱百孝刑三次百孝供
觀孝即臣一家也聞觀孝伏法而趙德普兄
弟相謂曰渠以禍家餘生為此凶惡之事此
天亡之秋也上年三月臣上京適往西江見

觀孝適無人觀孝曰韓世弘與李有翼李河
及吾欲做出國家之大變臣曰何為出危言
觀孝曰汝往可與得見韓德徵傳此言臣往
可與德徵往原州故不傳而還德普新自京
來傳及觀孝事曰逆謀浪藉禍將及汝家云
天亡之說所以發也德普兄弟聞知其逆謀
於觀孝等伏法之前德普之弟入其中臣再
昨年春往驪州坐清心樓瑞虎遣其弟子安
龜萬傳曰何以則相見臣謂龜萬曰嶺兵欲
大起而麟佐自是喜事之輩且有與瑞虎爭

功之心又爭其大將必欲沮敗君須言於韓
世弘以為居間調劑之地時世弘方在德徵
家矣前年庭試臣上來于青坡世弘來見以
為人煩不可語約以朴景淳家臣不果往後
獨坐香橋項世弘適到謂臣曰前年安龜萬
送吾處時亦說話云然否臣曰其事今何如
世弘曰幾為調劑而猶不無念慮矣入於瑞
虎議者趙觀奎一奎觀奎子鏐趙宇擊驪州
賊都等牌而逆變前已身死世弘外三寸金
德裕德祚德裕妹夫申弼仁亦世弘之黨趙

觀奎弟命奎同入其中臣家與世弘同為逆
謀忠州居吳尚億尚稷兄弟同參而嶺兵若
過忠州則約以出迎忠州邑內人洪命源亦
同約址倉邊李哥與世弘尤為同謀者李喜
震云嶺南及京中事臣不知官差若來則臣
使奴淡沙里登高觀望放砲殺之為計家內
則臣奴末終擔稜杖校生閔齊尚給鳥銃欲
使官軍不得入犯臣家此乃遠望近望也軍
服二十餘件火藥八封果為持去將同入於
清州賊陣不意清州賊兵敗未及達故軍服

盡燒之火藥盡沉水德孝景孝知情性孝同
參謀逆是實○更推閔德孝刑二次德孝供
臣往安城陣陣敗後還歸龍仁以伏兵路阻
不得還忠州臣兄以白木造軍服三十餘件
火藥五六封封各五六升往安城軍自龍仁
還家歎曰事敗者天也其賊皆庸劣虜張聲
勢而已及遇官軍皆無軍器而致敗此皆麟
佐庸劣無謀之致初則未聞麟佐之為大將
而往矣及見之則乃麟佐而初若以弼顯代
之則不如是庸劣麟佐只醉於功名而自為

之當初欲以思晟為大將而以其在平兵不
及矣臣兄軍敗後欲入京作賊而伏兵把守
不得入京中之應者趙東奎德奎而德奎其
時亡命故不得為之知情是實處斬如法○
刑申錫永一次不服○令閔性孝百孝面質
性孝曰何時吾作此事乎百孝曰昨年六月
兄上京而還曰自玄石來則如此如此云兄
不同參則何有此言耶性孝曰昨年七月為
山訟事上京楊牧有故不得訟而即還汝何
為此言耶百孝曰有翼河思晟為之之事兄

豈不言之乎兄言不啻明白我何為偽作此
言使吾族盡滅無類乎以山訟事上京即還
之說孟浪留連在京頗久還來謂我曰見觀
孝曰有翼事頗着實萬無不成之理汝輩宜
入此言丁寧今何牢諱耶性孝曰下鄉因遭
父喪豈有此事百孝曰兄欲買馬領軍赴賊
之事豈不謀之乎兄言之而吾聽之豈不記
乎性孝曰何忍出此言汝家謫嶺南故多識
嶺人吾不識嶺南一人何為赴嶺賊乎百孝
曰兄何為與世弘密地相語於後營裨將之

家乎性孝曰世弘則不見之汝之叔見而同
宿矣百孝曰兄雖不同宿不為密地相語乎
性孝曰世弘即六寸豈無面分而元無相見
之事矣令閔景孝百孝面質百孝曰今三月
君為見三製入京過期而還吾不得見君君
傳玄石之事曰玄石事必成無疑吾雖不入
其中必有收用之道云云此言君與家人父
子相對明言之矣景孝曰一無往玄石之事
此言何為而發耶百孝曰玄石變出後柳徠
來青坡閔元崇家曰子仰何事往玄石從容

說話而來乎人皆傳說南尚正亦以此言浪
藉甚閩青坡族長之子言於我士仰非君之
字乎景孝曰汝失性矣百孝曰吾為見同生
及三寸入邑內君則出去君之弟以君在收
用秩誇於我矣景孝曰實是創聞之語耳○
更推閔百孝百孝供申思默言於臣曰守令
或有應者當迎而合軍臣問守令某某則盈
德族長亦當相應云處斬孛籍如法○刑辛
景龜尹邃南秦績五次趙德鼎安志遠三次
閔性孝一次並不服○更推朴弼祥刑一次

弼祥供三月初十日鄭祚胤言于臣曰青龍
大將即鄭八龍鄭世胤為第六將弼顯為第
二將將為逆賊吾方為書記將來為大將汝
則為吾軍官而去可也若成功則必得牧府
使以劔怯之曰吾方往素沙汝若不從則吾
當殺之臣不得已從往賊將李麟佐設帳幕
於素沙步兵近七哨因置簿於世胤之軍官
時三月十一日也犒軍時佩筒箇立於祚胤
後第四次其一郭重暉其二徐弘涉其三崔
栢也祚胤言於臣曰南壽彥有來會之約而

不及期即送軍官欲招壽彥來會而軍官亦未及來祚胤曰軍官必逃走睦重衡當越十五日來會板橋而不來兩人有約而皆不至吾輩當往清州云十一日夜賊輩將往清州臣知其謀逃還驪州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更推李明誼供如前○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捉賊李聖佐朴再謨等鳥示上以手書諭賊誣援仍示洞晰之意於判中樞府事洪致中引見御營大將張鵬翼兵曹叅判南就明於帳殿慰諭令勿待罪初致中等被賊時欺

誣援時欺服誣告誅二人待命故引見慰諭兩判府事洪致中以病篤追後引見慰勉

○行大司諫宋寅明言咸興前中軍朴昌悌親騎衛私點時事宜令本道道臣及安撫使詳查而昌悌令金吾姑還囚待查狀處之

上許之昌悌前因臺啓被拿納供稱冤蒙放黃明開安撫從事官抵書朝臣多言昌悌

疑端云故有是請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姜世胤世胤不服更推權叙經供如前○問趙文普供三月因石役往陰城十五日騷屑大起在職者有異閑人汲汲還來到槐山邑底秣馬李道聞家元普書

元無來傳之事元普亦無來訪之事臣即前
進官次亦無留宿之事二十一日以差負離
報恩在報恩時不見萬才之來到問朴景淳
鄭德佐閔思孟並不服○問趙博普一名普供
十五日百孝來臣家曰亂離如此會試之為
不為未可知吾欲留此探聞因留住其奴家
數日或時見臣曰此盜賊非泛然任瑞虎亦
入其中曾聞元普為治病往任瑞鳳家云故
謂百孝曰汝父曾在瑞鳳家豈不聞此等事
耶百孝曰元無此事臣乃忠臣非逆賊也先

世以忠孝相傳百孝為逆臣何以知之當初
問百孝曰汝何以知逆徒某某乎百孝曰鄭
海尚之子言之故知之所謂為逆者任瑞虎
瑞鳳李思晟李玄佐韓世弘柳徠藏軍於北
漢趙命觀率家丁入青溪山云十四日亂出
後十五日百孝來言雖欲告變何可得○問
李道聞道聞供三月十六日臣避亂於家後
山十八九日間文普來過留宿宿于各房文
普朝起來言曰夜間元普札來矣朝飯時元
普來到文普謂臣曰逆賊方興方欲還官聚

軍而營將已死無領付之處如是而聚軍則
卷起起兵之人疑何以則好耶臣答曰待營
門徵兵後調發可也元普之書札臣不見之
元普來後文普問發兵事則元普以為君則
避坐于俗離山分付座首色吏聚軍則可免
兵使營將被殺之患文普以為然文普非臣
親戚妻五寸矣更推李師益供如前令趙文
普李道聞面質道聞曰三月十八日君豈不
一夜來宿我所乎文普曰雖過君家而不曾
宿矣道聞曰非吾舍廊也君聞我避入山所

豈不來宿乎君問發兵與否則吾不勸之以
待關文調兵乎文普曰吾過後元普來到乎
吾不見矣道聞曰翌朝君不傳以元普書來
到之事乎元普亦不踵至乎文普曰君與元
普書札往來而吾則無此矣道聞曰君之意
誤矣其書札亦無綢繆之意與元普相語元
無陰秘之事何為抵賴乎不知名眇一目洪
哥在馬若面質豈不敗露乎文普曰或有送
書於君事吾則元無元普書矣其日薄暮既
發而還宿此則君言然矣道聞曰元普與君

我三人同坐各飲三亥酒一杯書札來時君
不曰元普奴未從知乎如是欺罔豈可為之
事乎更推趙文普文普不服○已巳庭鞫刑
鄭德佐李師益一次安志遠四次不服更推
朴景淳供如前更推趙文普刑一次不服更
推閔景孝供如前更推趙博普刑一次供如
前刑閔性孝二次申錫永三次並不服更推
李道聞供如前○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
捉賊李萬恒趙台元鄭雲章等集示○庚午
庭鞫更推趙文普刑二次文普供三月十七

日果宿於槐山李道聞所住近處而翌日欲
明之時元普果來見與道聞父子對話飲酒
相議避亂之事無一語及於謀逆○刑趙博
普李師益鄭德佐二次閔景孝一次閔性孝
三次申錫永四次並不服更推朴景淳供如
前問安龜萬龜萬不服更推李道聞供如前
問李萬彬捕廳送刑一次萬彬不服刑李師益
趙文普三次申錫永五次閔性孝四次並不
服○辛未庭鞫刑李師益趙文普四次閔景
孝二次閔性孝五次並不服○刑李萬彬二

次萬彬供臣在泰仁時弼顯託以清州賊起將往討之發牌起兵以弼夢長子為副將衙前宋元昌為千搃留臣衙中率其家屬而弼顯稱以將往全羅監營合兵討賊與弼夢子耳語殊常騎白馬傳書於全羅監司者即泰仁千搃李章旭也書簡即弼夢之書而師寬居全州往來監營弼顯向全州去全州五里許中軍先逃走蓋傳書者來言監司許所傳之書誤傳于判官判官曰此賊也欲捕之中軍先逃軍卒潰敗故臣亦逃走臣在泰仁時

鄭哥面大而髯多鬢斑者稱以葛院鄭生負來言忠州居韓進士字叔度方往平安兵營教誘兵使同入其中而韓哥尚留云南泰徵李思晟朴弼夢父子李有翼及搃戎使金重器以有翼之查頓入其中云而弼顯以臣蹤跡易於出走故終不言其謀議臣素有膂力故弼顯不忍捨使之隨往軍中而臣及弼顯中房元世衡無所任到全州軍散臣為弼顯所牽挽隨至高山軍潰時臣果為拔劍號令於軍中責其不告中軍逃走之事當初鄭哥

來時弼顯父子謂臣曰聞鄭哥自平兵來傳
之言思晟恭徵重器同為大事事無不成吾
亦入其中汝隨吾同事當有功勞汝相不薄
將來必好食云云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
○刑申錫永六次錫永供臣名果是日永臣
只書給一旗為本而其餘則德三父子移騰
書出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刑安龜萬
一次趙博普三次並不服○更推睦光遠供
如前○癸酉庭鞫問趙一奎命奎李喜震洪
命源吳尚稷尚億鄭翰佐並不服○問元萬

周萬周供乙巳三月臣偶往鄭世胤家世胤
發不道之言臣失色曰今日內外八路無不
與於吾輩之事哀獨不察何也似有劫迫之
意臣曰衰麻在身何必強令同事世胤曰必
有將令其時汝雖欲回避何可得乎二月二
十八日聞世胤往全羅道偽稱 啓下公事
以傳令喪人某招來云云因寄書曰此是主
命將令若不來則大軍長驅之日當被赤族
之殃雖不欲往軍中來在吾處與之議事可
也臣畏恟隨持書薛姓漢果往扶安成得夏

家世胤果在其處曰四月十二日將舉事而
吾無心腹人惟君為童稚故舊故招來留數
日使臣脫服從軍末乃曰汝必欲不從則為
我作一文可也臣曰欲得何文乎世胤曰吾
欲與鄭八龍連兵須作檄書可也臣問八龍
何如人世胤曰八龍嶺南應時豪傑也養兵
數千故欲與連兵臣變色言曰汝以孤單之
勢行此妖惡之事雖寸斬決難從矣世胤迫
令製檄三月初十日世胤離發十一日臣亦
離發到天安聞清州有變拍馬馳至安城轉

往原州其後世胤輩事全不知○問韓德徵
金德裕德祚申弼仁趙鏐並不服刑閔景孝
三次趙濟普四次安龜萬二次並不服○甲
戌命自明日停鞫大臣元勳議定出征軍
功錄事○更推元萬周刑一次萬周供世胤
以臣為能文為軍中從事官臣隨往賊陣中
勾管文書當初世胤在扶安成得夏家古阜
金姓人聚軍百餘名三月十九日約會於平
橋羅崇大聚軍九十餘名約會於礪山玄佐
書急至以為告變將入勿為逗留急速上來

世胤與臣急急撤向清州所約羅哥金哥之
軍日勢緯繡未及來十四日夜到清州權瑞
龍李玄佐領軍留屯於邑內五里許山谷間
十五日夜玄佐為大將世胤為副將率軍入
清州殺兵使安城兵敗臣脫身逃走此後事
臣不知臣入賊中時所作凶檄三道一則送
于嶺南鄭希亮處一則使平安兵營所送力
士關西人林國良為玄佐軍官者送于李思
晟處一則送于湖南羅晚致處所作凶關五
六度傳布湖西列邑崔擎宇在加川驛村平

兵送銀三百兩為買糧買馬之資玄佐出給
六十兩使之買馬以納臣與擎宇分半賣食
仍與擎宇合謀誘說加川驛卒盜取驛馬十
二匹領付清州軍中玄佐世胤自清州離發
時欲合兵以進臣設策使之分兩路以進在
清州聚軍時賊輩欲隨例發牌知委臣以為
持牌軍卒必嚴囚其父母妻子可無逃散虛
踈之弊世胤輩依所言為之及世胤遇官軍
欲夜戰臣止之曰都監軍素驍勇不可抵當
不如退據險世胤不聽以至敗亡當初兩賊

進兵時臣曰一枝自陽智進一枝自龍仁進合攻廣州山城以待平兵之進兵來援兩賊終不聽從賊陣凡事玄佐主之而謀士則靈光人許湛者年十七曉天文解兵法容貌疲殘面多麻子非兩班世胤得送于玄佐處壯士則高得雲為旗搃高夢良為把搃賊所稱鄭行旻世胤家屬在振威恐其現露被拿改名稱之又有安貧瑞亦稱壯士臣弟百周死於左贊峴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刑鄭翰佐一次安龜萬三次趙濟普五次閔景孝

四次並不服更推韓德徵趙命奎趙鏐吳尚億吳尚稷金德裕金德祚申弼仁李喜震洪命源供皆如前○丙子

上自是日引見領議政李光佐海恩府院君吳命恒刑曹判書徐命均行賞軍功分等有差至六月初一日始畢○丁丑

上試武士於春塘臺軍功人除初試赴科○命彥城君金重萬依前下教給家舍頒賞前戶曹具給嘉善章服○命畿湖避亂良民死鋒鏑者設壇遣官致祭

上自製祭文分送兩道湖西令本道御史祭之

京畿別遣玉堂申致謹○戊寅命罷會盟

祭時原從功臣跟隨叅錄免賤法從領議政

李光佐獻納李匡輔之言也○已卯

上試儒生於春塘臺六月己丑親臨賜第而取文科三人武科三百五

○正言徐宗玉啓言鎮岑縣監李萬東

向於清州賊變之出因巡營關文發兵聚會

於官門外凡三日而不為領付雖未知其事

之如何而傳說浪藉聽聞驚駭請拿覈允

萬東在鎮岑與李之時羅晚致等諸賊往東網繆邑人親之及變作將領兵討公州

自鎮岑至公州大路遠而捷路近清州軍兵輩疑萬東投賊固請捨捷路從大路萬東強

查本道不能得賊實狀移鞠廳杖斃○六月

庚辰議政府通告中外文曰噫逆賊一鏡與

逆虎表裏和應圖危不敢言之地而賴

先大王日月之明卒莫得以動搖則遂乃公肆

誣辱於教文之中以逞其不道之心其大逆

滔天之罪畢露無餘至甲辰而伏法亦云晚

矣其血黨遺孽猶不懲畏陰懷怨懟傳述凶

言所以詬天吠日誑惑人心者無所不至至

於乙巳賊海之變前冬凶書之出而極矣凡

有血氣者夫孰不扼腕切齒思欲食其肉寢其皮而尚痛狐鼠之窩窟未碎魑魅之情狀莫測今乃皇穹震怒 宗社有靈罪人斯得王章夫正其凶言逆節來歷根委狼藉畢露於諸賊爰辭之中試操其大略而言之逆賊有翼之招曰京中掛書之賊即李瑞兩妾子而觀孝之妻甥也此乃順觀翼觀也湖南掛書之賊即山陰鄭哥此乃倬也逆賊翼觀之招曰當初為此凶言者有翼弼顯也觀孝使翼觀為掛書事曰君輩為此事則當得好官

翼觀作之順觀書之二月二十二日天未明入城而掛之於西小門順觀以其書示觀孝觀孝言於有翼而順觀乃逆賊光遠之妹夫也又曰凶賊天海乃軍士也而翼觀往來京中時主人也素知其唐突故翼觀兄弟指嗾凶言而送之逆賊師魯之招曰凶言來歷蓋有其由逆賊維賢居常歎曰若非此時吾家豈如是草草乎維賢以戚里恨其不得為高官有此怨言故有翼弼顯輩以為汝若為凶言主人則可以惑亂人心逆賊環之招曰自

乙巳弼顯有翼擺脫家產出沒三南或稱作
家或稱築堰教誘維賢捏造不忍聞不忍言
之說欲以煽動人心成其逆事又曰乙巳年
天海以凶言被誅而其凶言則弼顯有翼維
賢輩所做出世弘謂有翼曰維賢之事若為
發覺則當出大事而幸不發覺可謂順成有
翼曰維賢機警周密故造播此言使閭巷間
惑之又曰有翼輩謀逆相應之後乃言曰其
時嗾天海凶言者不為無助又曰維賢欲圖
富貴而見誘於有翼弼顯今此諸賊之招脉

絡貫通布置陰密槩如此嘻噫痛矣癸卯教
文即一鏡鼓唱凶言之根抵也其後天海之
變維賢之造播順觀之掛書皆觀孝弼顯有
翼輩所指揮而一從逆鏡教文中出來弼顯
有翼維賢又皆宗主於逆夢則夢又逆鏡之
二身一心同惡相濟者也凡此諸賊或得罪
先朝為世廢族而敢懷離國之心或患得
患失積有怨毒而遂肆無君之惡叛氣連衡
凶德參會乃敢謂天地可誣日月可翳而做
出此不忍聞不忍言窮凶極惡之說以應逆

鏡甲辰前誣上不道之言者罔非出於訛惑
民心傾覆 宗社之凶圖而尚慮其白地做
出之跡昭不可掩迺以維賢戚連 王室其
言易以惑人又其怨國之心可以利啗遂與
誘說締結要欲借其口而播其誣維賢素以
輕儇妖惡之一無賴貪圖富貴爛熳同情於
是觀孝翼觀之徒乘時和應樂為投合弼顯
有翼之類陰主密煽百計危動終至稱兵犯
順致煩天討自有天地君臣以來凶情逆節
未有如此賊之陰慘凶巧者蓋此麟熊亮坤

等諸賊罔非弼顯有翼維賢所慙患而其頭
顱機括皆源於逆鏡之教文則首尾排布直
一串貫來耳顧此八路民庶良心秉彝之天
宜無一分見迷於鬼蜮幻弄之理而惟是諸
賊凶言暗地煽惑一國上下沫血飲泣蹤跡
做言之凶人而不可得羣情之哀痛罔極恤
恤遑遑四年如一日今幸凶魁醜類自就王
誅亂心逆腸悉露諸招積年漏網之賊罔不
顯戮八域戴天之憤今始快伸茲將諸賊凶
招昭示中外俾咸知此賊醞釀本末之有自

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此通告辭緣奉朝賀及時任大臣在京原任大臣之意皆欲通告中外共此痛快之情茲用陳達於廷中發文通告大司諫宋寅明按理申致雲帳殿親鞠時承命以製領議政李光佐大提學尹淳與之添刪○辛巳訓練大將李森請對言譏察將校梁景徵書告文義人黃琛故大將徵之孫也麟佐妻囚清州時琛同在囚中麟佐妻謂琛曰汝爭大元帥不得為之故負吾家甚矣云不可置之

上命發捕○庭鞠刑安龜萬四次鄭翰佐二次

趙命奎一次並不服○更推趙一奎趙鏗韓

德徵吳尚億吳尚稷金德裕金德祚洪命源

申弼仁李喜震供皆如前○問安資瑞黃溥

並不服○放李思周趙命觀思周

亡命賊鎮趙博普物故○壬午庭鞠

刑安龜萬五次鄭翰佐三次趙一奎趙鏗吳

尚稷安資瑞一次並不服刑趙命奎二次命

奎供世弘今二月下去平安兵營三月亂出

後始上來其時謀逆之狀傳說浪藉臣亦聞

之不服 止以思周連處外間別無在京綢繆之跡為人所慮慈非可疑放之鞠廳以命觀聞請介棟亦妨獄體啓

之上年九月間臣與兄觀奎弟亨奎會于德
奎家東奎亦自京來與其弟興奎皆在座聞
東奎之言則以為韓世弘言昭顯家似當復
為之聞有可人出蓋指密豐之子且言南泰
徵李思晟亦同謀云上年八月世弘言于臣
曰吾方往平安兵營汝以此意言于汝兄及
德奎多得可用之人以待臣傳言於臣兄及
德奎處則德奎求得勇猛之士辛胤祖胤祖
家富多壯士一當百之人也刑三次又供世
弘往平兵收聚銀貨元普與瑞虎兄弟募得

軍丁密豐子推戴之事臣聞於東奎處臣往
辛胤祖家言曰世弘德奎輩共圖富貴方欲
推戴密豐子云則胤祖許同入今正月韓世
能出債於江原監營得錢七十兩而來與其
兄世弘買馬三匹世弘騎一匹往平兵二月
二十二日臣與東奎德奎相會於京中兩人
以為辛胤祖自東大門入思晟自西路來泰
徵軍自城中起為火攻德奎聚家奴及婢夫
之壯勇者數十人臣亦備馬約以十五日齊
會因告變舉皆逃散謀逆是實○更推黃溥

供如前○問李晚輝晚輝供三月十三日往陽城加川崔喪者率賊兵五十餘人軍驛村結縛臣謂曰鄭都令自邊山來吾等亦領兵赴清州汝亦隨往不從當死云因驅迫臣入其隊十五日李培為先鋒入兵營殺兵使臣亦隨往鄭禧胤徐弘陟逢着於清州客舍留清州六七日有兩班自京城來與賊將坐語帳幕中使分路速往翌日軍向安城臣至梨峴逃還從賊是實 命鳥示問申弼誨弼誨不服○京畿監司李廷濟狀 啓言捉賊安

後丁尹殷燮等十六名鳥示○癸卯庭鞠刑

鄭翰佐四次安龜萬六次安贊瑞趙鏊吳尚

稷二次並不服○更推趙命奎刑四次

奎招有惟戴密豐子等說特命更推命奎供臣之聞於東奎者

日月稍久不能分明記得其曰密豐曰其子

未瑩自歸誣告之科處斬孛籍如法○刑趙

一奎二次一奎供三月十二日二更量臣往

德奎家足未及堂竊聽德奎與其妻子相語

曰思歲方謀叛與之同事世弘方下去平安

兵營又曰賊輩或漫及於驪州境爾早避亂

于原州臣聞之驚駭即入房謂德奎曰君何為如此說吾將告官德奎大怒以木枕打臣翌曉德奎已上京知情是實處斬如法○更推申弼誨黃溥供皆如前○丙戌北道安撫使尹憲柱上疏言朴昌悌今二月都試臨罷時因為馬點而敢以過都試經月後不時傳令汲汲聚軍之事托為前例果是例點則定期會但令持馬逢點可也今乃各整軍裝列伍營下札駐吶喊至於三四日之久聞臣下來始乃解送使昌悌果有聞變整待之誠不

必緣臣來忙物罷送舉措極其殊常昌悌於聞變初出營庫米十石作糜布四同作帟又出許多木同漬乾清醬其他軍服軍幕馬鐵黃燭等物亦多措備一場所賣草履戰笠盡為奪入聞臣行路文來到所備諸物深藏庫中所奪鞋笠或還本主其所措置之初不出於慮有徵兵整齊以待之意較然矣乞下臣章於金吾嚴加究覈

上答曰昌悌事極駭愕令金吾依此舉行○戊辰庭鞫刑趙鏊鄭德佐三次閔純孝一次並

不服○更推申弼誨供如前更推安貧瑞刑
一次貧瑞供三月十三日二更鄭大胤送人
招臣臣進去則陽城崔擎字六寸兩班來大
胤家言曰事已急矣擎字所聚陽城陣明將
越往清州大胤曰嶺南軍雖於十五日来會
泰仁軍則以二十日期會豈能及於望日乎
崔哥曰吾則使喚而已豈知其他乎崔哥曰
陣中有一安漢故既斬其首以此將有漏洩
生事之慮麟佐以此意歷及於權瑞麟而下
去矣三月十四日夜臣與金璋及陽城人等

同往竹山陽城兩陣相會之處安焜與鄭大
胤凡事相議平安兵使處往復之事使焜主
之大胤送金璋於安焜處錢二十兩覓來給
臣使之買馬赴陣同參謀逆是實處斬孛籍
如法○問李希天希天不服更推黃溥刑一
次溥供慶源人南龜錫持巡營軍官傳令來
慶興言于臣曰巡使道謫慶源時聞三峰島
之說使渠訪問以為推得之地臣問其探知
與否則龜錫曰有一人言若登頭里山烽臺
值日晴則董見其島形如卧牛云臣書報巡

使曰若欲得此島則必得二十人除其一年
身役令自願勇往北道漁船如馬槽不可越
海必有板船然後可以入島欲造船入送云
巡使答以此島之漏版圖誠可惜宜速造板
船臣有奴稍知造船自二月先造本板未及
完役聞變亂置之所謂投海避亂之說元非
臣之發於口者金世俊及時昌等捉來面質
則可知虛實黃鑄臣之孽七寸叔李叅判明
彥之外四寸素有心病而率置衙中鑄之生
死就拿後事不能知

北道安撫使狀言三峰島自古無相通之事

以罪人之父造船入往之計極為凶狡國有緩急則乘此新船往投海中以避其亂之說
溥與座首金世俊酬酢時及唱奴時昌萬昌等得聞甚詳咸鏡監司權益寬狀言溥孽故黃鑄以衙客隨溥妾行到
咸興地公然乘夜赴水死

使李汝迪狀 啓上昆陽郡所投凶書謄本
上引見大臣金吾堂上兩司示之 命焚之仍
下備忘記曰元惡大憝盡伏王章而凶賊餘孽不改逆心敢生怨國今觀慶尚右兵使啓本昆陽所投凶書極為痛駭觀其書可知賊亮之遺種矣此等餘凶若不逐捕島首藁街則遺賊肝膽何以破焉國曰有三尺乎分付

左右捕廳各別譏捕而嶺伯及左右兵使處一體下諭使之期於捕捉其若捕捉者則當

授二品職重賞亦為分付凶書之末書鄭八雄秦得六潘時洪

在落星關云後譏察得賊黨李命報金處三等可疑狀自拘廳李問多有叢告並拿來鞠

問不得實命報處三等杖斃餘酬處

上引見大臣金吾堂上兩司分等酌處鞠廳諸

囚鄭思孝李光績姜世胤朴景淳並定配孝思

因判義禁李業李燾定配絕島黃沉吳鵬萬

疏改配極邊並定配極邊李真儒徐宗厦並還發配所尹

聖時移囚禁府南間李衡祥韓師億吳命始

權叙經李喜震洪命源等並放送○庭鞠刑

羅斗冬閔思孟李希天羅崇誼一次趙德昂

趙鏐洪啓一四次黃溥二次並不服刑閔純

孝二次純孝供錢兩馱去者謀逆事也嫡四

寸言于臣曰時勢如此當聚多人為謀逆之

事臣問其謀議則答以汝何以知之墨洞李

進士乃謀主汝則依吾言使喚李進士出一

百兩臣四寸以賣畚錢出二百兩軍士五百

名所食軍糧頭領處分給而所謂頭領不知

其名所知者乃鄭季胤崔擊宇元萬周四寸

謂臣曰事成則汝當為僉萬戶平安兵使李思晟捕將南泰徵泰仁縣監朴弼顯率兵而來安城鄭世胤亦往南原金溝等處締結土豪得兵而來其弟季胤亦在安城聚兵云所聞止此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庚子掌令姜必慎 啓請李燾嚴鞫得情韓師億權叙經定配 不許承旨李仁復因次對言權而與柳稜鄭道亨相親講佐為至親亂之末生先為避亂其從兄重經今三月身死而叙經不見為避亂之行以此有云云之說得此全釋實非重獄體之意 上答以日後當有參酌之道 後允是啓 ○壬申庭鞫刑李希天二次希天

供臣十五日起清州賊陣聞先鋒已殺兵使留三日隨竹山軍進發之際安城軍敗逃走隱鎮川山谷臣往清州為把搃畫策曰一城不得藏兵必得安山安城則好矣諸賊依臣言進軍安竹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更推鄭德佐德佐不服刑羅崇誼羅斗冬閔思孟二次黃溥三次趙德昂趙鏖五次不服○更推宋來翼來翼供十七日賊檄來書以到付二字以為放報營門憑考之地其時千搃來問曰賊關何以為之臣曰書給到付矣千

摠曰何以書給到付臣曰雖書給到付若不
往賊陣報于營門則何妨耶兵法曰先示其
弱乃圖其後如是可也○問趙亨奎亨奎不
服○癸酉庭鞫刑羅斗冬閔思孟羅崇誼三
次黃溥四次趙鏐趙德鼎六次並不服○更
推鄭德佐趙亨奎供皆如前○甲戌庭鞫刑
閔思孟四次趙鏐七次黃溥五次宋來翼一
次並不服又刑趙鏐八次閔思孟五次宋來
翼二次黃溥六次趙亨奎一次並不服又刑
趙亨奎二次不服○乙亥召對修撰申致謹

言臣以吊祭事奉 命往竹山路逢寡婦十
三人來請殺朴世梓蓋竹山民十三人捉世
胤妻甥尹台徵來獻官軍為世梓所殺捉納
賊人是良民之有功者而世梓不察盡數殺
之朝家用濫殺之罰然後可慰孤兒寡妻之
心矣

上以與私殺有異 不許○庭鞫刑趙鏐九次
閔思孟六次趙德鼎黃溥七次韓德徵一次
並不服刑宋來翼三次來翼供到付辭緣只
以海美營將為到付事發兵響應關文當日

到付云而右牒呈一邊以大元帥書之還給
持者以送初雖出於兵不厭詐之意既到付
關文則便為和應之歸○問高致點捕廳效捉送
點供高應良授一封書使之往傳成得夏家
其後又與應良同往得夏家十餘人同聚喪
人元哥在其中指臣曰此人往還後或不無
漏洩之慮拔劍脅之曰吾輩方往結陣於平
橋汝若泄焉則今當殺之臣誓不出口將至
平橋賊來會者已五十餘名將陷扶安二卒
自平橋傳言曰賊魁尚不來此何故也臣中

路逃走臣一日見應良以紙遮日剪作白戰
笠四箇問之避亂時用之云謀逆是實處斬
孥籍如法○問高應良刑一次應良不服○
刑趙亨奎三次亨奎供德奎入於世弘黨渠
輩自為標目以為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臣
不入其中世弘以任瑞虎為可用京中則以
有翼為主人閔元普亦入於世弘之黨驪州
丁錫震原州韓德徵臣兄觀奎德奎世弘皆
以為可用德奎去年往尚州探問所為之事
世弘以為所圖事多不入手往京中見有翼

然後可知世弘謂德奎曰歷見諸人韓德徵
外無他人材云謀逆是實處斬李籍如法○
丙子左捕廳 啓言尹景濟以凶賊麟佐之
妻父今二月棄公山本土無端移居于慶尚
道叅谷窮峽中極可疑曾陳發捕之意景濟
及其子尚靖等今已捉來請移送鞠廳

上命定配絕島景濟賊鑄之子後臺啓請嚴鞠許之累鞠不得實遂發○
庭鞠刑韓德徵三次閔思孟七次又刑韓德
徵四次閔思孟八次並不服○更推高應良
刑二次應良供今二月成得夏弟尚夏與其

黨壯士二人來縛臣要與同往古阜臣隨往
同往者進士金守宗進士朴昌漢進士金德
洙把搃任震亮朴尚興朴斗昌哨官李台柱
許國鳴馬子龍等而進士三人為魁首聚往
平橋則所期會泰仁縣監朴弼顯軍羅斗冬
之婿晉州牧使慎後三軍皆不來會故仍罷
還邊山賊之說有苗脉金守宗家富多奴僕
家在邊山下弼顯嘗率五十餘人往會守宗
家弼夢自茂長再次率數十人乘船往泊于
黔毛浦會守宗家謀議扶安幼學金南赫許

國鳴之嫡姪許淙常漢金自興蔣漢相李漢
楚幼學崔景益崔世綱扶安官吏李夏郁等
亦入於平橋之會南赫今改名守鼎云賊魁
之書記扶安人金澣古阜人金浣謀逆是實
處斬孥籍如法守宗等命全羅監營
查處後自鞠廳拿未○更推
宋來翼刑四次來翼供海義人咸東順言有
姜進士者來徃瑞泰之間膂力過人善射誘
村人曰聽吾言則必有好事李珙又來言有
德山僧言朴啓相曰吾寺有非常少年君可
徃見云故啓相徃見同宿罷去時少年以足

暫推一大階石石入地中其後少年又來言
曰君有粹富貴之象若從我言富貴可得云
且曰吾已二十年養兵如我者四五百倍勝
我者二百餘力絕人者百餘以此足以舉事
而必得天時人事然後可以為之故尚今留
待矣今則已得天時人事將以春間舉事云
故啓相答言如此則吾亦欲同事云渠已許
同入君則何以為之耶臣問將帥為誰則曰
李麟佐云臣曰吾亦欲入須以吾名寫於都
目中其後珙又來言已言于啓相使書君名

矣未幾有公州人來言營將處有一都目冊
來到云君名亦在其中臣聞之微笑其後李
玠頻頻往來故臣曰吾名前既書去未知事
機今果何如玠唯唯而去未幾賊檄果到故
臣意以為今則事果成矣成給到付以為和
應之計謀逆是實處斬孛籍如法○丁丑庭
鞫刑韓德徵四次閔思孟十次趙德昂八次
並不服○問李玠玠供二月往朴啓相家啓
相曰僧輩來言伽椰山有一少年遊山極其
殊常持鷹上寺欲捉縛厥漢矣與之接談則

少年為人可用謂我曰近來頗有騷屑是乃
臣民憂慮處也吾聞而竒之其勇力亦不可
抵當故不復為執縛之計其後有清州賊兵
臣與朴啓相姜渭徵同作勤王之行渭徵即
前所謂少年也二月見來翼曰騷屑大騰若
得徇國之人誠可幸而頃見伽椰山少年壯
士云渭徵承脈杖斃○問金鳳慶鳳慶供
臣三月十九日往天安賊已入木川賊兵五
名捉臣入賊將處要臣同往鎮川為軍官隨
行至鎮川逃還賊陣中相識者黃徵孫琛之

子思慎南兵使獻之妾子益新木川假倅即
陽城郭哥鎮川假倅即清州李廣州孫之經
賊之到木川主倅逃座首韓億聚軍兵迎賊
云從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韓億命折○七
月丙寅

上將行會盟祭駕幸 景福宮宿神武門外
齋殿丁卯曉率諸功臣祭天祝曰粵我立國
禮義為本化理既明名分無混天網地紀各
得其位上下相安恩信交至世教既降黨議
乃歧水深火熱痼疾莫醫逮于寡躬適丁否

會飭勵雖勤倫彞日晦有賊曰鏡鳥音獍腸
首倡凶言公肆譁張彼顯與翼乘時覬覦謂
民可罔謂天可誣附麗寔繁陰交暗締醞釀
禍心自癸甲歲屢掛凶書先售誑惑奔嶺走
湖呼聚同惡廢族懷懟愚氓被誘鯨鯢魍魎
為之先後麟亮諸賊誰不絕痛若其窮兇徵
晟賢夢或躋顯秩或連肺腑始比淫朋終背
君父表裏相和布置幾成禍機未發衆心數
驚元老燭幾陰圖先露狂鋒倏起勢急風雨
湖閩既喪甸邑繼擾危迫呼吸中外震掉元

戎奮袂仗鉞出師虎將效力蓮幕獻奇王征
無戰塵安掃竹餘孽望風載竄載馘二帥衛
城爰賜堯鏊決勝帷幄密勿良籌効順者誰
賊謀是告奮義有人手縛逋盜臨危敵愾嶺
邑之臣成績雖殊輸忠則均妖氛廓清邦命
再昌南樓受俘慶休無彊赫臨陰隲顧予何
力忠良致誠嘉乃曰篤報勞酬功厥有舊典
疏封錫壤用示彰善恩禮既洽情志交孚永
絕偏陂共勉都俞舊德遺昆亦皆萃止蒼穹
可質白水在彼曰忠曰孝無荒無隳苟渝此

盟神其鑒茲知製教尹惠教之製也祭畢
還宮戊辰 御仁政殿頒諸功臣軸券 教
書若曰凶孽夷而禍亂平載迓洪慶 宗社
安而忠勞著合舉彛章乃眷內外之周旋遂
定十八之位次永言近日之變實是前史所
無凶言譁張蓋襲孽臣之遺計醜類糾結暗
挑廢族之邪心通衢掛不道之書密地締連
兵之約悖亂若是排布者深輦轂之羌胡潛
藏敢圖內變湖嶺之叛逆踵熾奄驚南方禍
機迫於呼吸之間國事凜乎綴旒之勢幸有

為時出之豪俊悉殫敵王愾之勞庸元戎灑
涕而請行忠膽自激羣帥賈勇而登陣軍勢
遠揚幕中則兩從事協謨行間則諸校尉効
力大軍從天而下殆同雪夜之馳小醜望風
而奔俄奏清晝之捷神功密贊偉哉卻縠之
能詩書警衛逾嚴允矣西平之為社稷至於
南寇之底滅亦由邑宰之奮忠偵賊陣而伐
謀巨魁授首懸官軍而入險餘孽就擒或有
手縛凶殘而獻之鎮將或有口陳急狀而詣
於軍門皆緣忠臣義士之忘身以致亂領妖

腰之伏法兵無血刃而氛祲永消士不行放
而饒歌遙返周廬輟鳴柝之警朝野載安魯
泮舉獻馘之儀士女環觀雖云神祇之垂臨
實藉戰守之得人翻思亂離之初至今心寒
而髮豎尚賴股肱之力幸得電震而雷轟漢
水以南大嶺之陬無復梗化之慮黃河如帶
泰山若礪詎緩載書之盟分茅土而啓封嘉
與同慶煥雲臺之圖像昭示無窮消吉辰而
告天就靈壇而將事備舉縟禮式遵舊章於
戲君臣際會之良難功業保守之不易雖國

難之已定尚多憂虞之機罔寵利而自安益
勉休戚之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知製教趙
遠命之製也禮訖引見諸功臣於宣政殿
慰諭下御製手書曰會盟禮成頒軸已行
勲戚之臣國之肺腑也卿等或以本兵之長
慷慨請行能成大功或以搃兩局之兵出則
扈衛王城入則資策帷幄或以亞將或以馬
步領將奮身當先成山東之功或以從事幕
府竭力王事或以編禪効力大焉或以捕納
賊魁使邦家賴安或以快曉順逆星夜登聞

或以身在嶺邑挺身討賊樹不世之功雖有
三等之名焉其功則一也今茲圖像雲臺頒
以鐵券豈曰只循舊例然丹書鐵券榮則榮
矣要其本在乎一誠君臣恒存向日之心在
上者保安勲臣勿忘歃血之日在下者小心
翼翼戒乎怠逸則此心上下孜孜而於國於
家何有乎哉若此而後其能國家永安垂勲
萬世是可謂誠矣卿等其體哉卿等其體哉
予亦自勉于中君臣一堂魚水風雲眷眷之
心成大禮而猶且耿耿以一箇誠字相勉于

卿等藏諸勲閣毋替予意且卿等或文或武或蔭士有本自世族有起於寒微其初則雖異而及夫圖像麟閣之後情若兄弟義若朋友豈有彼此哉其若不然豈曰誠乎焉予今僅平前古所無之逆而期乎卿等者何在乎此者而已哉雖淺由誠能守此誠永平可期未能守此誠盟壇在彼須體予諄諄丁寧之旨功臣等皆拜謝

上以李普赫獨未封君特命加資封君○已巳功臣進箋謝恩○四月日定勘勲後別單

昆陽郡守禹夏亨慶尚監司黃璿假將丁載

興

以平嶺賊功

折衝中震燭軍士趙泰先嘉善李

泰昌司果李天球司果呂必善軍官閔濟萬

哨官李禹錫李龜瑞任洙金相鼎趙漢重鄭

壽邦柳著相李世寶吳壽鵬金斗剛柳一章

嘉善田萬積崔以峻軍官朴慶泰洪以源高

道成李萬興折衝金爾章知穀官金有漢別

武士高萬世姜相周劉錫亮教練官姜碩耆

崔時晚郡守閔濟章假吏文以益馬兵安就

章經歷申浚教練官石瑞昱李興祥

安祥出戰軍功

營將孫命大府使金濰八良嶺防守切幼學鄭觀賓

告賊情切倡義使朴敏雄斬賊上黨切忠州牧使金在

魯州守忠切郡守林世謙閔良方得規崔潤別武

士李漢震探報賊情切軍官金柱天李震一李千

萬魁投切等五十三人

勘亂錄卷之六終

